



郑逸梅沪上居址

◎祝淳翔

掌故大家郑逸梅很关注师友的居址,如在《梅龛散记·郑笺》(《大报》1943.4.16)中写道:“顷获《南社姓氏录》一书,民国五年十一月所重订者也,列姓名别号外,又复附有住址,而在海上者占什之四,吟啸之地,往往令人缅怀于无既。”随即列举若干社友的居址,如李叔同居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20号,陆澹盦居小南门内俞家弄23号,胡朴安居新闻路永德里12号等,但“时隔多年,诸社员或远游,或作古,仍在沪者,亦早经迁徙”,旧时门巷早成陈迹。

近奉到苏州何文斌先生寄来去年出版的《吴门花絮》一书,将郑逸梅与苏州有关文字辑为一编,甚为精彩。注意到书中有《我和赵眠云》一文,其中借赵眠云来沪卜居的经历,旁及一己住址:

(赵)来到上海,这时我在沪北上海影戏公司工作,就卜居于公司附近的青云路。“一·二八”之役,事前已有风鹤之警,我又替他觅屋在新闻路的康庆里安全地带,总算没有遭殃。可是我自己却一再延迟观望,战事突然爆发,不及迁移,家具文物,什九付诸劫灰。我和内人就在他家借住了半年,及形势稍为安定,才赁到新闻路仁济里某姓家的余屋,作为栖止之地。后来我家又迁到山海关路,更由山海关路迁到武定路,又由武定路迁到城南阜民路。恰又遭逢“八一三”事变,日寇向华界进攻,我带着内人和儿子汝德,仓皇出走。又向康庆里眠云所住的二房东赁到楼下一小间居住,和眠云朝夕相见,对着满天烽火,兀是生愁纳闷。没有多久,我家搬到戈登路(今江宁路)国华中学宿舍里去。

据《移家海上记》,郑逸梅自1929年初迁居沪上,居严家阁路青云路协兴里3弄106号。年余某夕遭盗劫,遂迁至青云路恒裕里(具体门牌号不详),与画家许激白为邻。此地花树繁茂,闹中取静,街面整洁,生活成本低廉,惜毁于战火。(参《故居的回想》)

1933年3月,在《徙居小语》文中,郑逸梅回顾,“初来时卜居严家阁路,继徙青云路,一·二八之役,沦为战区,仓皇出走,寄寓辛家花园,时局稍靖,即移新闻路仁济里35号”。却因邻居多属“下流之辈,不解斯文”,乃迁地为良,定居“山海关路安顺里138号”。住了约8个月,郑氏嫌房租太贵,便费了些时日,看定武定路慎余里7号楼上,大费周章地搬过去。楼朝南,光线好,地处武定路东端,出来就是卡德路,近3路电车终点站。

1935年10月,友人朱其石搬回嘉兴老家,郑氏“鸠占鹊巢”,住进其阜民路324号寓所。1938年,胡叔异将所办国华中学委托赵眠云与郑逸梅管理,后者携眷移居校中。次年年底该校停办,郑氏乃迁居养和村,直至寿终。



《睡美人》

插图选(6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小矮人告诉善良的仙女,公主被诅咒了。



《望舒诗稿》与《望舒少作》

◎闫笑

据陈子善《戴望舒诗集三种》,《望舒诗稿》有个奇怪也可以说是奇特之处,即目录上标明有自序,书中却无自序。到底是戴望舒写了自序最后由于某种原因未用,还是根本没写,已不可知”。在陈子善之前,施蛰存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,他说,“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,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”,此前出版《我的记忆》《望舒草》便是明证,“他就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应市”,但戴望舒因家庭变故和兴趣转移,“没有诗了”,所以“不得不把《我的记忆》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去,加上《望舒草》和五六首新作,一共六十三首,题名《望舒诗稿》。这本诗稿的目次页上,第一篇是自序,但书中并无序文。我查了四五个印本,都无序文。可知是急于出版,来不及等作者的序文,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”。

其实,据知情人介绍,此书并未“急于出版”,反倒“被搁起来”。1936年,“戴诗人把《我的记忆》和《望舒草》合成一部,又加上在《现代月刊》刊过的诗论以及用法文写的五首诗,总名叫《望舒少作》,交上海杂志社出版。3月间开始付排,5月间就全部排竣了,纸版也已打好,但是张老板的算盘是精透的,他认为《望舒少作》不能与《望舒草》相提并论,换句话说,戴诗人在目前是卖不出铜钿了,所以迟迟不出”。11月间“几次去函催问张静庐,张老板却置之不理,气得戴诗人暴躁如雷,亲自跑到公司去质问,并声明如再延迟不出书的话,则老实不客气的解除合同”,最终才在次年1月出版,书名改为《望舒诗稿》。而其之所以无自序,可能是戴诗人缺少了兴致吧。

1998年,中国文联出版公司“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”重排《望舒诗稿》,目录“自序”两字照录。而百花文艺出版社“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”专辑则据原版影印,2005年版已然挖去“自序”字样,2018年版却又补了回来。

凡人琐事:我的回忆
章开沅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独立书店生存报告
尚真 编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本书再现了作者从世家少年、流亡学生到民主青年,从出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开放,再到主动辞去荣誉回归布衣学人的人生经历。这些被作者谦称的“凡人琐事”,不仅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,也记录了近百年中国社会世变亲历者的踪迹。

这个哲学家救了我
[意]马西莫·匹格里奇 著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本书通过深入解读斯多葛哲学大师爱比克泰德的经典著作《手册》,呈现了该如何应对现代生活的挑战,不纠结,不内耗,助你获得情绪自控力、现实适应力、逆境复原力、精准判断力、理性思考力、强大稳定的精神内核这六大关键能力。

陌生的阿富汗:一个女人的独行漫记
班卓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一个双肩包、一台胶片相机、一份世界地图、一颗充满好奇与善意的心,这就是班卓的全部行囊。从喀布尔到巴米扬,再到坎大哈,她独自漫游战后的阿富汗,直面风俗差异、性别冒犯、信仰摩擦,在陌生的土地上寻获善意与希望。

吕叔湘选笔记文的标准

◎文从周

吕叔湘《笔记文选读》一书是学习文言的经典读本,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,该书不断重印,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在初版序中,吕叔湘谈到选录时大略定了个标准,搜神志异及传奇小说之类不录,证经考史及诗话文评之类也不录,所以结果所选的,“或写人情,或述物理,或记一时的谐谑,或叙一地的风土,多半是和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”。

吕叔湘的这段描述让我想起周作人的《谈笔记》。该文谈到作者心目中的好笔记:“简单的说,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,见识明达,趣味渊雅,懂得人情物理,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,虫鱼之微小,谣俗之琐屑,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,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,庶乎其可矣。”二人的笔记观十分相似,尤其是都使用了“人情”和“物理”两个词。



熟悉周作人散文的读者应该知道,“人情”“物理”“谐谑”“风土”,吕叔湘使用的这些词,曾在周作人中期“读书记”里频频出现。《谈笔记》一文写于一九三七年三月,后收入一九四〇年出版的《秉烛谈》。吕叔湘的《笔记文选读》,一九四三年开始在叶圣陶主编的《国文杂志》连载,自序写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。吕叔湘选笔记文的标准是否受到周作人笔记观的启发,目前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。